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58-6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06

Hans汉斯

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文本研究

熊忠彬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2日

摘　要

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集中阐明的核心问题。他既确认了物质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又肯定了理论向物质力量转化的可能，从而揭示了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的相互关系。本文回到《导言》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思想史语境，从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二者的辩证统一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说明物质的优先性与理论的能动性如何在对立统一中达成，进而阐明《导言》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及其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理论，实践，群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 Textual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Zhongbin Xi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6; accepted: October 21,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2, 2026

Abstract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constitutes a core issue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by Marx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Marx both affirms the determining role of material practice over theory and acknowledg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ory's

文章引用: 熊忠彬. 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58-63.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06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terial force, thereby reveal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two are both distinct from and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Returning to the intellectual-historical context of Marx's debate with the Young Hegelians in the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ssue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determining role of material practi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ory into a material force, and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two.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priority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agency of theory are realized in their unity of opposites, and thereby clarifies the fundamental standpoint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troduction"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Theory, Practice, The Masses,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导言》在论述德国解放道路时，留下了一段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经典表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 pp. 11-16)前半句肯定物质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后半句指出理论向物质力量转化的可能，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能够彼此转化。

要准确理解这一表述，必须置身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决裂的历史语境之中。马克思写作《导言》时，面对的是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把宗教批判、观念批判当作改变现实的根本途径，以为只要在意识领域内完成对"神圣形象"与"非神圣形象"的批判，现实就会随之改变。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观念批判触及不到现实的物质关系本身。因此，对物质实践决定作用的确认，首先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否定；而对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可能，则是对理论之现实功能的肯定，二者统一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而非割裂为二。

围绕这一关系，学界形成了不同侧重的解读。一部分研究者强调物质实践的决定性，把《导言》理解为实践优先的宣言；另一部分研究者则从理论转化出发，凸显理论掌握群众、转换为物质力量的能动作用。本文的论点是：要把握《导言》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真正立场，不能各执一端，而须分别考察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与理论向物质力量转化的中介，进而在对立统一中理解哲学与现实社会主体的结合。这正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而非线性的决定论。

在国际学界，对《导言》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考察也积累了重要成果。阿维纳里在《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强调，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断裂，《导言》已预示其此后一贯的问题意识，应置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来把握；利奥波德在《青年马克思》中则通过重构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的思想文化语境，论证了对《导言》中关于人的解放论述的理解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把《导言》放回马克思思想演进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更广阔视野中，深化了对文本历史语境的把握；其不足则在于多侧重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的宏观定位，较少专门围绕"理论与实践关系"这一具体命题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致辨析，也较少回应中国学界关切的问题。

从思想史看，《导言》这一表述的提出，处在马克思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走向唯物主义的关键节点。在此之前，青年黑格尔派把批判局限于意识领域，以为观念的变革足以改变现实；马克思则以"不能代

替武器的批判”划清了与这种唯心史观的界限，又以理论“变成物质力量”保留了理论介入现实的能动性。因此，这一表述既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标志，也是其新世界观的萌芽。它预示了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p. 35)的实践转向。理解《导言》的相互关系，也就把握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方法论核心。

2. 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

2.1. 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句话首先确立的是物质第一性原则或者说是实践的首要地位，亦即物质实践对理论批判的决定作用。锁链是物质的，奴役关系是物质的，因而打碎锁链只能靠物质的力量，不能靠观念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途径是实践，而实践作为“武器的批判”，是人的社会革命的物质力量。柯萌强调，打破人的枷锁([3]: p. 120)“靠的不是哲学家的坐而论道、口诛笔伐，而是现实的物质力量”，其主体就是现实社会主体。

这一层含义所批判的，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相信，通过对宗教和观念的自我意识批判，就能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则指出，这种批判至多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却没有触动问题的本质。物质力量对物质力量的摧毁，意味着任何解放都必须有现实的物质承担者——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前提在《导言》中的最初表达。从德国的时代背景出发来看，德国因理论高于现实，现实大大落后于他国的实际情况，而无法走英法等国的政治解放道路，必须直接进行“人的高度”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同样需要物质力量来支撑。没有物质的武器，观念的批判终究是无稽之谈。

需要进一步辨明的是，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并不等于“物质决定一切”。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力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物理力量，而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由现实的人所承载的历史力量。锁链之所以是物质的，是因为它根植于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关系与阶级结构；摧毁锁链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必须从历史地生成的社会阶级中去寻找。这正是唯物史观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前者在历史中、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理解物质，后者只在自然直观中理解物质。实践作为物质力量，既是感性的、又是历史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

2.2. 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否定

物质实践决定作用的针对性，在于否定青年黑格尔派那种以为“批判一切”就能改变一切的观念。理论可以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无法自行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德国的理论政治派作了明确批评：他们满足于在观念中否定现实，却不愿付诸改变现实的实际行动。马克思没有止步于概念，而是超越理论的“批判的武器”实现了向“武器的批判”的转变，以实践批判为核心逻辑去改变现实社会主体的现实处境。

换言之，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划出的是理论的作用界限，而非为了突出理论的无用。它告诉我们：理论再彻底，也不能替代物质的革命行动；但理论并非因此而被取消，它只是不能在物质力量的位置上取代实践。这恰是辩证基本立场的清醒之处，既不夸大理论的功用，也不贬低理论的价值。把理论误认为可以直接改变现实，是对理论的僭越；把理论视为毫无作用的空谈，则是对理论的贬损。马克思对“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判定，同时拒绝了这两种偏差。

把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与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放在一起看，还能看出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辩证法处理：他既不像唯心主义者那样把理论抬到决定地位，也不像旧唯物主义者那样把实践贬为盲目的物质冲动。理论有其不能取替实践的明确边界，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转化潜能。这种处理在哲学史上具

有转折意义——它预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范畴的出场，也预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证。理论与实践的这种相互规定，正是对这一相互关系的准确阐释。

3. 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

3.1. 群众：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中介

马克思以“但是”一词转折，为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提供了路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表述的关键是“群众”。理论自身并不直接就是物质力量，纯粹的理论停留在观念领域，至多构成一种精神性的批判；只有当理论被群众所掌握、融入群众作为物质实体的现实行动，它才能转换成物质力量。因此，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并非自觉主动完成，而是必须经过“群众”这一中介。把握本章的核心，就在于厘清群众为何能够、以及如何充当这一转化中介。

首先，“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而是一个具有现实规定性的历史主体。它是处于相同现实处境中、背负共同苦难与利益诉求的人们所构成的现实主体。理论要转化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就必须找到承载这一转化的现实承担者；而群众正是这样的承担者。理论一旦脱离这一现实主体，便只能停留在书斋的逻辑推演之中，无法获得改变世界的物质躯壳。这就把转化的可能性锚定在了具体的社会主体之上，而非某种悬浮于空中的观念运动。

其次，理论掌握群众，本质上是理论符合群众现实的表现。理论要真正掌握群众，意味着它必须触及群众的现实苦难与解放愿望，把群众自发承受的压迫上升为自觉的意识。唯其如此，群众才从被动的受难者转变为自为的变革者，理论的彻底由此才能转化为群众的物质行动。这是群众作为中介的内在机制：中介之所以能够处于理论与物质力量之间，正在于它把理论的彻底性要求与群众的现实诉求对接起来。

最后，群众作为中介，规定了理论转化的必要性前提。没有群众这一中介，再彻底的理论也始终只是观念的独白，无法走出意识领域；有了群众，理论才获得改变世界的物质载体。反过来说，没有理论的群众，其行动至多是无方向的盲目冲动。正是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介入，使“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架起了可通行的桥梁。明确群众的重要地位，也就回答了“理论何以能变成物质力量”这一问题，答案不在理论自身，而在理论与群众现实的结合之中。张梦想所说的([4]: p. 36)“理论经过群众可以转化为实践”，正是要建立在这种双向中介之上。脱离群众的“理论”，只是空中楼阁。而理论究竟凭借什么能够说服并掌握群众，则须进一步追问“彻底性”这一前提条件。

3.2. 彻底性：转化的前提条件

理论凭什么能掌握群众？马克思给出的回答是理论具有彻底性：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要彻底就更要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要能够说服并掌握群众。

由此，转化的条件被锚定在事物的本质之上——只有彻底抓住人本身、物本质的理论，才能说服群众、进而掌握群众、最终变成物质力量。一种不彻底的理论，即没有抓住事物根本、回避人的现实处境的理论，即便诉诸群众也难以真正说服人；而彻底的理论因其科学系统阐释了事物与人的本质，便天然地具有掌握群众的基础。这就把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可能性，建立在了理论内容的科学性与革命性之上，而非建立在纯粹思辨的空想之上。

彻底性还要求理论直面现实的对抗，而不是在折中调和中。马克思在《导言》中批评德国的实践政治派与理论政治派，都因为它们回避了这种彻底性：前者回避理论批判，后者回避现实行动。一种彻底的理论，必须敢于揭示矛盾的本质——人本身的异化，并由此引出推翻异化的实践要求。理论不能停在

半途，必须深入事物的本质，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之所以能转化为物质的批判，前提正是理论的彻底性。

4.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4.1. 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

将两个过程当作整体看待，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与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并非简单的相互对立，而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在这一关系中，物质力量的摧毁是前提和基础，理论能够掌握群众是必要条件；群众则是二者相互转换的中介，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唐秀华、孙悦以“结成坚不可摧的同盟”描述二者关系([5]: p. 118)：理论(精神武器)与实践(物质武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必须结合起来，亦即理论联系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品格。

在相互关系中，实践具有决定性的地位，理论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的地位。二者不是互不相干的两条平行线，而是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实践催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又反转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如果把二者理解为互不相干的两条平行线，就会既否认物质的第一性、又抹杀理论的能动作用；只有从相互关系出发，才能既守住物质力量这一根基，又发挥理论彻底性的作用。这也正是《导言》既坚持唯物主义、又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关键所在。

这一相互关系还揭示出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的统一”。二者既不能互相替代(否则取消各自的本性)，又不能彼此隔绝(否则丧失统一性)。在当代语境中，这一关系尤其具有警示意义：一方面，警惕把理论当作包治百病的万能钥匙，以为读几本经典、半部论语治天下，认为改变观念就能改变现实；另一方面，也警惕贬低理论、迷信自发行动的狭隘实践主义，那会使变革失去方向与灵魂。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要求我们，在承认物质第一性、实践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能动作用。

4.2. 哲学与现实社会主体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导言》中获得了最具体的现实载体，即哲学与现实社会主体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对应理论一端，现实社会主体作为“武器的批判”对应物质实践一端；马克思以“头脑”与“心脏”作比，正是喻指理论指导与物质力量在人的解放中缺一不可。辩证统一由此不再停留于抽象命题，而是落实为两个现实主体的结合。

这一结合的核心，在于哲学的现实化与现实社会主体获得解放过程的辩证同一。马克思写道：“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第一个“消灭”，指哲学必须扬弃自身纯粹理论的抽象形态，融入现实社会主体这一物质武器，才能真正“成为现实”——这确认了物质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哲学不能自我实现；第二个“实现”，指现实社会主体必须把哲学变成现实，才能获得自觉、进而消灭自身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处境，这体现了理论通过掌握群众(现实社会主体)而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哲学的扬弃与现实社会主体的解放，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哲学在现实社会主体中现实化，现实社会主体在哲学中获得解放；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与理论转化的通道，在同一个相互过程中达成对立统一。

需要辨明的是，这种统一并非逻辑上的自动达成，而是一项历史任务。哲学若不通过现实社会主体扬弃自身成为现实，就永远只是“头脑”；现实社会主体若不通过哲学实现自身，就永远只是锁链下的“躯壳”。二者的统一须依赖现实社会主体的革命实践方能完成。理论要变成物质力量，归根到底要靠现实的历史主体去承担。至此，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从文本的逻辑分析，落到了阶级实践的实处。

5. 结论

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在《导言》中表现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第一，物质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确立了实践的优先地位与理论的功能边界，否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第二，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通过“群众”这一中介与“彻底性”这一条件，使理论能够掌握群众并变成物质力量；第三，二者在“消灭/实现”的相互转化中达成统一，哲学与现实社会主体互为头脑与心脏，在相互现实化中完成人的解放。

从方法论上看，这一相互关系表明马克思既反对轻视理论的实践主义，也反对取代实践的观念决定论。理论之“批判的武器”唯有与“武器的批判”结合，经由彻底性抓住人本身、经由群众获得物质载体、经由哲学与现实社会主体的结合落地为现实，才能成为变革世界的力量。这既是《导言》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品格的集中表达。在当代，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复杂互动，重读《导言》这一相互关系，仍有助于我们既避免把理论当作万能钥匙的迷思，又警惕脱离科学理论指引的盲目实践——理论与实践必须在“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结盟中，共同指向人的解放。

从更深一层看，《导言》所开创的，正是将哲学思辨与社会现实分析相结合的“批判”方法。它不停留于概念逻辑的自我推演，而是把理论批判落实为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解剖，并诉诸能够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力量的现实主体，从而把哲学从书斋引向历史实践。这一方法由此成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思辨的完满，而在于经由现实主体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今天，这一范式仍具适用性——它提醒我们，任何社会理论若要与现实发生实质关联，都必须找到其落地的现实主体与实践中介；同时它也面临新的挑战：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主体形态更加多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识别理论与现实力量有效结合的具体形式，仍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1-16.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5.

[3] 柯萌.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新起程——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考察[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2): 120-126.

[4] 张梦想. 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视角[J]. 西部学刊, 2023(7): 36-39.

[5] 唐秀华, 孙悦. “人的解放”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及启示——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文本分析[J]. 理论导刊, 2026(2): 118-126.